

海南民间
绝艺

昌江黎族牛皮凳： 默默传承的民间手艺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通讯员 林理新

3月的昌江大地，乍暖还寒，霸王岭下，昌化江畔，木棉花开依旧，艳色未减，以最直接的热情，欢迎和拥抱前来观光旅游的岛内外游客。

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到来之前的两个月时间内，接到昌江县政府3000张牛皮凳扶贫订单的石碌镇水富村村民，每天都忙于牛皮凳的备料和加工。其间海南日报记者两度前往水富村，观看黎族牛皮凳的制作过程。



牛皮凳的成品和半成品。陈耿 摄

有些记忆，包括手工艺技能，是深入到了情感和基因深处的，哪怕远离了原住地多年，只要条件允许，它们随时都会被激活，就像在秋冬季节枯干的小草和落叶的乔木，春天一到，一旦土地湿润，气温上升，就会迸发出新绿。

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水富村恐怕是昌江最年轻的移民村，但它有一个古老而不复存在的名字——牙迫，早先位于大山深处的王下乡，后来由于人多地少，交通不便，村民难以脱贫，2002年才整村迁至现址。迄今，村民仍然能熟练地制作传统的牛皮凳。

林亚遵是牛皮凳制作能手，现年73岁，不过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他从小就见过村里的长辈制作牛皮凳，也动手做过牛皮凳，但投入时间和精力制作是2001年从王下乡信用社退休之后。

老孤儿留着旧牛皮凳

3月8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第一次见到林亚遵时，戴着胶质手套的他正熟练地用细细的藤条，捆绑和加固牛皮凳的主体框架。这样的框架备上20个左右，他就会在次日赶集，买回一张牛皮，邀上村里七八个村民，一起完成工作量最大的环节——绷牛皮。

记者一边看着林亚遵做牛皮凳，一边跟他闲聊家事。

林亚遵曾是个苦命的孩子。不到一岁，父亲就去世了，未满十岁，母亲也见背，由堂兄林亚精照顾长大成人。林亚精现年86岁，由于年纪老迈，经常卧病在床。

成年时，林亚遵连一张坐下



绷牛皮是制作牛皮凳的最后一重要环节。陈耿 摄



林亚遵在制作牛皮凳的主体框架——用细藤条将粗藤条和上下两个圆木框连接起来。陈耿 摄

吃饭的凳子都没有，同村长辈韩亚时（已故）见他可怜，在一次批量制作牛皮凳时，对他说：你去找一块可以做凳面的牛皮来，我给你做一张凳子。当时，林亚遵第一次认认真真地注视韩亚时加工牛皮凳的全部过程。

就这样，林亚遵拥有了此生的第一张牛皮凳，半个多世纪来，一直爱如珍宝。前两年，固定牛皮的藤条老化腐烂了，林亚遵才换上新藤。

韩亚时和林亚精都是林亚遵的恩人，也是传授他牛皮凳加工技艺的师父。

单打独斗+集体协作

制作一张牛皮凳，除了牛皮（水牛的或黄牛的皆可），粗细两种规格的藤条和一种黎语称作

“赛胜”、成形性较强的乔木，也是必不可少的原材料。要做凳，先备料。如果在农贸市场买不到，就到山上找，甚至要回到王下乡的山里找。

据林亚遵介绍和用卷尺丈量，水富村出品的牛皮凳的规格，有高、矮两种，呈上窄下宽的圆柱形。矮的是传统规格，林亚遵珍藏的那张就是标准配置，高25厘米，凳面直径28厘米，底座口径35厘米；高的是近年应定制者的要求而改良的“升级版”，让个子高大的人坐上去更舒适，一般高43厘米，凳面直径32厘米，底座口径39厘米。

材料购买回来后，制作者就要根据预先想要的高度，先将直径2厘米左右的粗藤条，等分拗折，再绑起来，晒干或自然风干；较细的藤条直径在0.5厘米左右，一部分保持原样，一部分对半剖开，自然晒干，留待后用；至于乔木“赛胜”，则先剥皮，然后剖开并刨成3.5厘米宽、0.8厘米厚的尺寸，再箍成圆形木框，在阳光下晾晒至全干。

晾晒至干的藤条和木框，将被集中到厨房简易的杂物架上，接受烟熏，越久越好。“这样可以防止虫蛀，比用什么防虫药都管用。”林亚遵告诉记者。

需要做凳子时，主人就取下藤条和木框，用对半开的细藤条，将粗藤与一上一下、一大一小两种木框连接绕紧，粗藤起着承重的作用。如此一来，一张凳子的雏形就形成了。

以上这些工序，一个人可以独自完成而不需要任何帮手。但最后绷上牛皮的环节，就需要团队合作了。

3月9日早上，电话联系林亚

遵，得知他天还没亮就去集市上买回了一张水牛皮，准备完成最后的工序。记者赶到林家时，只见林亚遵夫妇和另外7位男男女女，有的生火烧水，有的切割牛皮，有的用塑料包装带将牛皮固定到凳子框架上方，忙得不亦乐乎！

前来帮忙的村民中，72岁的林永深和71岁的韩亚齐都是做牛皮凳的能手，不过他们看上去都比实际年龄小，记者禁不住感慨当地水土养人。

根据现场观察和主人讲解，切割牛皮的大小以口径较大的那个圆木框为准，这样放置到上方时，才能有下垂并下拉的余地；牛皮边缘，还要用凿子，每隔三四厘米凿下一个缺口；放到凳面位置后，用宽边的包装带（一般用粗藤的皮，但在大量制作时数量不足）穿过缺口，下拉、绷紧，并绑定到下方的木框上。

然后，倒持牛皮凳，浸泡到热水滚沸的锅中，稍稍摆动约10秒钟后捞起，再用菜刀或匕首，毫不费力就将表皮和牛毛悉数刮除。

这些半成品放在太阳底下晒上三四天，牛皮就会完全变干成型，此时，在凳面下方2厘米的牛皮上，每隔六七厘米钻一圆孔，再用整根的细藤条交叉穿过，固定凳面，也美化了凳子，最后将那些之前绷牛皮的包装带或宽边藤条移除，留下的那些洞洞，好比报纸版面上的花边，倒起着装饰作用。

至此，牛皮凳算是大功告成了。如果不是急着使用或出货，黎族人会先在厨房再熏上十天半个月，做最后的防腐和防虫处理。

黎族牛皮凳，历史有多久？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1985年毕业后就到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工作的保亭黎族姑娘王翠娥，现在是海南省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一直都在文物征集部门工作。当年，她曾与博物馆的同事一起，征集到黎族同胞纯手工制作的牛皮凳，用于次年10月1日开馆陈列，征集地正是昌江王下乡的牙迫村。

从牙迫到水富，地已经不是那地，人还是那些人，制作牛皮凳的工艺却从没有断绝。

王翠娥告诉记者，在海南岛中部山区聚居的黎族先民，都有制作兽皮生活器具传统，其中牛皮凳、牛皮鼓是较为常见的，但工艺精美、名气较大的，当属王下乡的牙迫村。

“如果说牙迫村，也就是现在的水富村是黎族牛皮凳之乡，能成立吗？”记者笑着问。

“可以这么说吧。”王翠娥答。

那么，黎族制作牛皮凳等兽皮器具的历史究竟有多久了呢？

王翠娥说，黎族有语言没文字，很多历史文化现象都没有文字记载，也无从查考，所以，牛皮凳制作工艺到底传承了多长时间，确实不好妄下定论；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民间技艺传承的时间不短。

是出于什么目的，黎族先民才制作牛皮凳呢？

海南省民族学会副会长王建成认为，其实，黎族的祖先以前狩猎后，还有用黄猄皮和鹿皮等制作皮具的传统，后来这些野生动物越来越少，也禁止捕猎后，这类民族手工艺品才越来越少；黎族同胞宰牛吃肉之后，用牛皮做凳子，是物尽其用的一种表现。

记者也注意到，牛皮除了被黎族人用来制作凳子一类的生活用具外，还被制成牛皮鼓等娱乐器具。3月18日，昌江县七叉镇重合村黎族老者在给下一辈传授鼓乐技艺时，使用的是一只牛皮大鼓。

目前，昌江县文化部门计划将黎族牛皮凳制作工艺列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争取得到省一级主管部门的支持。

据了解，水富村现有30多人能够熟练地制作牛皮凳，加上新手，总共约有50多人可以投身于牛皮凳加工，很有希望将此民族技艺传承下去的同时，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属于水富人自己的产业。

因此，昌江县委、县政府已经将牛皮凳制作工艺，作为对水富村精准扶贫的介质，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促进村民增收；同时将牛皮凳这一黎族文化工艺品，当作旅游工艺品加以推广，既让民族技艺得到传承，又能增加农民收入。



50多年来，林亚遵一直珍藏着韩亚时为他制作的牛皮凳。

陈耿 摄